

## 探索生命之路

——吴子尤与疾病

石妃利 谭光辉<sup>①</sup>



吴子尤,因患有恶性肿瘤于2006年去世。生前出版了作品集《谁的青春有我狂》。“春来秋去永无涯”,1990年的4月,万物复苏,迎来了子尤的降生。2006年的10月,万物凋零,送别了子尤的辞世。十六个短暂春秋中,吴子尤经历快乐与痛苦、希望与绝望、亲与爱、生与死,向我们展示了他“灿烂绚丽”的生命。

英年早逝的吴子尤通过独特的文笔与见解,向世人展现出了非凡的精神与灵魂。一个充满青春活力、才华横溢、潇洒狂妄的男孩,在病痛来临之时,通过文字书写了他在疾病抗争下的坚强,诉说了他在面对苦痛时的乐观幽默,展示了他对生命的赞颂和渴望,宣告了他灵魂的豪情与狂妄。在与疾病共处的日子里,吴子尤用他短暂的人生,演绎出了“生命”的真谛。一个充满爱的少年,他的“生命”不会因为肉体的腐烂而终止,而是会长留在每个人的心中,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绽放出一朵鲜艳的玫瑰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石妃利: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:中国现当代文学;谭光辉:博士后,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研究方向:中国现当代文学、符号学、叙述学。

## 一、乐观幽默的天真少年

在《鲁豫有约》中,吴子尤带着一脸的稚气向我们讲述了第一次发病的情况,笑谈当时历史老师处理突发情况的不恰当,认为老师不应该让同学们安静地坐在座位上,而应该让同学们共同见证这一时刻的到来。吴子尤曾经这样说过,这个世界“作家多,但得病又写病的作家少;病人多,但病人是作家的少。我经历了生病,在这过程中写出了无数文字”<sup>①</sup>。他认为疾病带给他的是其他作家无法拥有的财富和才华。每当吴子尤提及自己的肿瘤,总说这是上帝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。吴子尤“是天真的,他会一脸高兴地讲述自己的友情和爱情的故事”,讲述自己遭遇到的一切,就像一个稚气孩子般,用微笑去面对身体的疼痛和心灵的考验。

三年的病痛抗争,吴子尤用文字记录下了自己的波澜壮阔。2005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作品集《谁的青春有我狂》。这本书收录了他十六年短暂人生中的文字,特别是与疾病抗争三年间的“生命书写”。《谁的青春有我狂》,整个基调未带任何“忧伤”的色彩与氛围。一开始,序言文字中所呈现的少年子尤,就是一个乐观的孩子。文中讲述了在幼年经历父母离异,年少经历疾病苦痛之后,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孩子,自己的未来有着无数美好的可能。字里行间,充满了积极、乐观、向上的人生态度。在《生死间的随想》中,吴子尤记述了在5月4日发病的情景,事后他认为那时发病离开这个世界也挺好的,可以称为“五四归魂”。但当吴子尤在电脑上打出“五四归魂”这四个字时,居然自己笑疯了,足见吴子尤的乐观与幽默。在书中,他写过很多相声和情景喜剧。在《漫画迷》《真理交响曲》《我爱我班》中,吴子尤意图娱乐自己的同时,也娱乐别人。他用有限的生命,带给大家快乐。无论是观看吴子尤生前的影像,还是阅读他的文字,都能够感知到:这是一个快乐的精灵,对我们进行的一场关于“精神”与“灵魂”的洗涤。这个十六岁男孩的短暂身影虽已不在,人们却不会忘记少年子尤的稚气与天真,更不会忘记他的幽默与乐观。吴子尤“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:微笑着面对所有人”。

<sup>①</sup> 吴子尤:《谁的青春有我狂》,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5年,第7页。

## 二、勇于挑战的坚强少年

本该“生命灿烂”的十六岁，却笼罩上了死亡的阴影。在与病魔斗争的三年里，一次次手术，一次次化疗，一次次病危的背后，隐藏着吴子尤的坚强。从十三岁病魔降临时的感慨文字：“一次手术，两次胸穿，三次骨穿，四次化疗，五次转院，六次病危，七次吐血，八个月头顶空空，九死一生，十分快活”，到十六岁生命将逝时的潇洒文字：“在游戏的童年里，原本该孩子荡的秋千，变成魔鬼抢过来荡，那你就不要胆怯，干脆也坐上去，和魔鬼勾肩搭背一起玩”，“坚强”这个词，一直在吴子尤的精神和灵魂中永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“坚强”，并非指吴子尤拥有刀枪不入、钢铁般的坚强，而是一种痛苦忍耐下的“坚强”。一次次的坚持与忍耐，仍会流下难受的泪水。哭泣并不代表懦弱，每一次哭泣背后的重新出发，更加鼓励他坚强地走下去。所以，吴子尤在自己的文字中，并不讳于发出这样的呼喊：“出了医院门，我就倒在树旁一阵猛吐，那风刮得更起劲，带着我的泪水不知吹向何处。离家短短几百米的路，实在走不回去了。”

吴子尤的骨血里，不仅被赋予了坚强，还透着一股勇于挑战的精神。他在与病魔抗争的几年里，把每一次病魔的发作看作一次挑战，他从未选择过放弃“活着”的权利。他在化疗的过程中，有的只是“临上战场的刺激”，却没有任何紧张。在生病之前，吴子尤由妈妈柳红悉心培养，从小视野是开阔的，爱好是广泛的。相声、话剧、电影等方面，都想去尝试和挑战。正因为这种从小养成的性格，使得他在面对肿瘤时，也能够做到不胆怯，和“肿瘤”这一魔鬼一起玩。

## 三、拥有“闪亮灵魂”的豪气少年

吴子尤是一个快乐的精灵，同样也是一个豪气的侠客。《谁的青春有我狂》的命名就完全可以看出吴子尤的豪气。他曾经说过：“20世纪出生的天才作家里，女的只有一个，张爱玲。男的就是我，子尤。”“狂妄”的吴子尤并不让人反感与厌恶。可以这样说，吴子尤欣赏自己、迷恋自己、甚至迷恋自己创造出的世界，并坚信“自己的世界”一定色彩缤纷、灿烂绚丽。子尤认为这样的世界理应被人注目、欣赏，所以他把自己短暂的十六年生命

放映给世人，“我给你们看我的生，给你们看我的死，我的爱，我的痛，分享那感受”，并且认为关于“生、死、爱、痛”的“记录与分享这种体验的机会是多么难得呀”。他甚至设想过在自己的葬礼上，照片应该是彩色的，每一位来宾只需带来一枝红玫瑰。

曾经看过一篇关于吴子尤的文字采访。“子尤很真实，不论是他的喜欢还是讨厌。他小小的世界的确很精彩。”吴子尤的世界是精彩、灿烂的。他认为只有“灿烂”地活着才是生命的意义。活着的每一时刻都应该去享受生活、享受生命。吴子尤的生命很短暂，却足够波澜壮阔。他的这股豪气，让人自叹不如。

快意少年，人虽死去，却永存人心。鲁豫曾经这样感慨：“子归天堂，虽死犹生。”这也正道出了吴子尤对“生命”的理解与领悟。吴子尤想过很多，也写过很多“人”与“灵魂”的东西。在他心中，“灵魂是永生的，是超脱的，是无形的，是智慧的，是灵巧的，是坚不可摧的”，“人死的是肉体，他的灵魂依然存在”。

#### 四、堆满爱的生命

“我畅快一十四载，交得真心朋友，陶醉于爱人与被爱，心如一片月，有希望，有寄托”，“如今一病，更见到生的渴望、死的轻易、人的无力。一切本来清晰分明，但有了种不服输的，夹杂着爱的精神力量在里面，感觉就复杂多了。就因为这一个个美好的人，我才热爱生活”。可见，吴子尤的生命是用“爱”包裹的人生。来自同学的爱、朋友的爱、母亲的爱，久久缠绕着他。他在爱海里呼吸，得以生存。正是因为外界的“爱”，鼓舞着他，陪伴着他，才给予他坚持下去的勇气。吴子尤“闪亮”人生的筑成，也是因为有爱的包围。吴子尤认为一个精彩的生命是需要爱与被爱的。

在吴子尤短暂的生命中，“爱与被爱”围绕着两类人。一类是母亲，一类是朋友。在学校里，吴子尤就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排练话剧和小电影。排练的过程中充满了欢笑和汗水。而这些回忆和同学则成了病痛时期子尤的“开心果”，让他可以一直做一个快乐的孩子。另外，在病痛期间，温暖他的，还有这样一群女孩。吴子尤曾说过：“有两个词汇是布满我思绪的每一个角落，即疾病与女生。”就是这样一群女生，给吴子尤带来了温暖与感动。他们彼此之间保持通信，讨论天南地北，谈论天马行空。

“子尤”取自由的谐音。柳红曾说过：“我亲爱的儿子子尤是世界上最美、最真、最善、最有智慧、最有涵养、最有境界、最有趣味、最明事理的好孩子。”柳红女士对吴子尤的爱，是令人动容的。柳红对儿子的爱，使她并不会因为他的逝去而一蹶不振。吴子尤曾说过：“我老说自己不是病人，要求妈妈在任何时候都得美丽，她也是最懂这句话的，从来都这么做。”所以，在儿子葬礼那天，柳红女士理了个头，穿着最美丽的衣服来和儿子告别。在吴子尤逝世后的这几年，妈妈柳红一直在更新吴子尤的博客。上面记载了母亲柳红每天的痕迹：运动、朋友聚会、旅游、读书会……柳红用自己的方式来怀念和守护自己的孩子。而在子尤受病痛折磨的时期，也正是由于柳红女士的爱，使得吴子尤在短暂生命的旅程中，有了非凡的价值与意义。在《我心痛的妞妞和〈妞妞〉》中，吴子尤就向人们述说了妈妈是怎么疾风暴雨般救他的，述说了妈妈和他是如何在疾病中一起坚持、一起陪伴、一起努力的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我妈妈从未放弃，她也恐惧，她也伤心，要知道她是与我相依为命的单身妈妈，你便可想而知其痛苦和重担。她也想到可能子尤活不长了，但在行动上尽全力为自己的孩子努力争取任何一个可能存活的机会，哪怕无力回天，也无怨无悔。”可见，对于母亲所做的一切，吴子尤是感激的。在他的笔下，母亲是这样的能干：“我这个妈妈不是一般的妈妈，而是个从五岁开始跳舞，到三十五六岁还跟金星跳舞的妈妈”；在他的笔下，母亲是这样的美丽动人：“她的衣服宛若桂林的山水，裙子上染出的一色碧湖好像在为我壮行”，“戴着墨镜风风火火地来了，裙子异常漂亮，好像桂林的山水”。他与母亲的爱是互通的，你明白我所想，我明白你所思。正是因为这份爱，成就了吴子尤坚韧而勇敢的生命。